

儿时过年

吴艳红

小时候,过年真是一场盛大的狂欢。

刚踏入腊月,村子里便开始放塘干鱼、杀猪宰羊,家家户户院里垒满了柴火。我掰着手指数着日子,盼望着新年早点到来,心里扒拉着小算盘:新衣服新鞋子,得上亲戚家里拜年才穿;妈妈拿出的大白兔奶糖,得偷偷摸藏一点,等上学时带到学校去吃;要多捡点鞭炮,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下……那段时光,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每一天每一刻都充满了幸福。

腊月二十七,各家各户的事情打堆堆。可即使再忙,妈妈也总是要抽出空来搞大扫除。当房间被整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后,我们的脸却黑成了大花猫。大家你看着我,我笑着你,不觉辛苦,只觉幸福。

腊月三十,春联是必贴的。别人家的春联得请村里教书先生写,我们家里不用。三叔那时读高中,毛笔字写得好。他挥毫泼墨,几副春联一下子就写好了。没有浆糊,就用吃剩的米饭捣碎将春联糊上。往往是爸爸拿着春联,问底下的孩子们,正了没。在再高点、再左点等吵嚷声中,春联便被稳稳当地贴在了门框上。里里外外,红红火火。

除夕夜,家人都要守岁。午夜,妈妈把煮熟的鸡鱼肉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再烧一壶九月九日蒸的重阳酒,先虔诚祭祀,然后再把肉切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吃完肉后最快乐的时候到了,妈妈给我们开始发压岁钱。那时一个红包虽只有几块钱,但却是我们期盼了一年的快乐。小心地把红包放在枕头下美美地睡一觉,醒来就是新的一年,而我们也长大了一岁。那时乡村还没有通电,带着点黄晕的煤油灯光下,爸爸妈妈忙碌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整间屋子里充满了温馨和幸福。这个情景,永远难以忘怀。

正月初一新年到。村子里大家都抢着想做第一个迎新春的人家,往往是凌晨三四点钟,家里大人们就起床忙开了。小孩们在连续不断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醒来,等待着我们的是一大桌好菜。但因昨晚守岁耽误了睡眠,食欲没那么好,吃一点东西,就兴奋地去开门放鞭炮,然后就去捡炮。

拜年也是极有趣的事,先到爷爷奶奶家,然后叔叔伯伯家。这时候可以胡吃海喝,糖果瓜子塞满每个衣袋。红包数不过来,数额虽然不大,但我们仍是欢天喜地。最期待的就是去外婆家拜年。妈妈姊妹多,大家相约初一或初二一起去娘家拜年。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人,走到哪里,都是一道特别美丽的风景。到了外婆家,表兄表妹三五成群,在一起玩游戏,好不热闹。

儿时过年,真是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

说拜年

黄三丛

说起过年,年味最醇的时刻莫过于正月初一拜大年。

在武冈老家,这种拜年的习俗由来已久。正月初一凌晨,家家户户早早吃了新年第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穿上崭新的衣服,迎着新年第一缕晨曦,开启了拜年的欢乐行程。

孩子们是拜年的先锋队,在村头集合以后,就由一个组织号召能力强一点的伢子领队。每到一家大门口,领头的伢子就依着主人家的辈份,高声欢叫:“八爷爷、八奶奶(或五大伯、五大婶),我们给您们拜年啦!”其他的孩子也跟着附和,门前一片欢腾。屋里的长辈们听到拜年的欢呼,眉开眼笑着从屋里走出来,一边忙不迭地给大家发饼、花生或爆谷糖之类的食品,一边尽拣吉祥的话语祝福孩子们——“鸿运当头”“读书上进考百分”。那些长辈们,无论平日里喜不喜欢凑热闹,或大方的、小气的,或家境富裕的、拮据的,都换上一副崭新的容颜,格外慷慨大方。谁都向往人丁兴旺、门庭辉煌,这下子一群生龙活虎的伢妹子们争相涌来,喜气盈门,岂不开心?孩子们答谢完长辈的厚礼和祝福,便告辞赶往下一家。

第二拨拜年的是晚辈后生组成的方队。相邻的几个兄弟邀齐了,就从辈份最高的长辈家依序行礼而去。对于成年的晚辈们抱拳作揖前来“叩节”(给长辈拜年),长辈们自然欣喜有加,一边回谢致意,一边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大家诺诺连声:有说多谢长辈贵言的,有说难为您老开金口露银牙的。于是大家心花怒放,融融乐乐。接着,长辈们执意请大家入座围桌而坐,先是递上一杯热乎乎的浓茶,然后敬烟。茶后烟余,本来可以告辞的,可有些豪爽的长辈还执意要把大家留下喝酒。下酒菜是早已备好的,其中腊菜居多,甚是丰盛。虽盛情难却,拜年客也懂人情世故,知道老人家杀个猪过年,猪耳朵之类的有限,需要招待的拜年客多,因而大家即使坐下来喝酒,也只象征性地择些猪血丸子、豆腐或瓜子、花生下酒。使命在身,晚辈们谢过长辈,打躬作揖,告辞而去,赶赴下一家,演绎相同的故事。

这种拜年的程序,还兼有一层积极意义。同在一个村,平素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相互间难免发生点口角,碍于面子,互不搭理,闹“鼻子气”。临到正月初一,辈份或年龄低一点的,就主动上门叩节行礼。在这吉庆的日子里,受敬重的一方自会感动,于是“相逢一揖恩怨泯”,兄弟叔侄又和好如初。

(黄三丛,武冈人,退休教师)

找些布条筋,再随便找根棍子扎上,就成了抽陀螺的鞭子。如果簸箕里没有,就去折棕叶,把叶片撕成丝,也可做抽陀螺的鞭子。

铁环

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学校风行玩滚铁环的游戏。我心里也痒痒的,但是那时做铁环的铁丝是“战备物资”,我们小孩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

有一天,母亲要我去阁楼上把她的纺车搬下来。在那里,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底部已经腐朽且已散架的水桶。桶已散架,但两个铁箍还在。虽然锈迹斑斑,但仍然溜圆溜圆的,一点也没变形。我高兴坏了,这不是一对一大小小的绝好的铁环吗!我赶紧把母亲的纺车搬下阁楼后,又上去把两个铁箍小心地拆下来,藏在床底下。后来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把铁箍的锈迹擦干净,又在父亲的木工工具盒里找到一颗长铁钉,用钉锤将它锤成弯钩形,再绑在一根棍子上,滚铁环的钩子也就做成了。以后,我不但可以滚单铁环,还可以滚双铁环,还可以和小朋友比赛赶铁环上坡、绕弯……

当然,小时候,我们玩的游戏还有“弹弓”“抛石子”“打翻版”“下五子飞棋”“丢飞”“打叉”等,多了去了。而进行这些游戏的道具又非常简陋,有的只需要一个树杈,有的只需捡几颗石子,有的只要几张纸片,有的则只需在地上画上棋盘格……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儿时的玩具

易祥茸

小时候,从乡里到县城我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玩具店”。我们所有的玩具,几乎都是自己制作的。

高脚

记不得在哪部老电影里看到过一个很威风的踩高跷(我们叫踩高脚)的镜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很羡慕,但又不争气: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踩高脚我们也会。没有式样标准的高脚,我们就从家里的柴房里,弄来两个干了的松树尖,每个只留下一个长得比较平直的枝丫做“踩板”。然后,根据情况,枝丫下面的树干留尺把长,枝丫上面留二尺长。这样,一对高脚就做成了。我们踩着简易高脚,仿照电影里的样子,“靠膀子”“跳跛脚”,也可以在浅浅的水里行走,甚至还可以赛跑。但是,这种高脚简单是简单,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那个当踩板的枝丫,用得久了,或者踏力太重,就容易“劈开”,这样高脚也就报废了;还有,那枝丫究竟有角度,脚踏在上面久了,脚板就夹在枝丫中间,鞋子磨破不说,脚板也夹得生疼。

我思谋着要做一副像样的高脚。我在砍柴的时候,老早就相中

了可做高脚的杉树——是被雪压断了尖、又成长了几年的,那样的树木质相对紧密些。待树长到小茶杯口粗细的时候,就砍下来,削掉粗皮带回家。父亲会做木工,锯子、斧子、刨子、凿子都有。这些东西平时父亲都管得很严,根本不让我们小孩碰。因为一旦有什么闪失,弄伤手脚就麻烦了。所以我就常常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动用他的工具,开始完成我的“杰作”。我虽然在读小学,但也有十来岁了,平时父亲做木工时,我在一旁也看得多。因此,父亲一些轻一点的木工工具,我不但“拿得起放得下”,用起来有时还称得上得心应手呢。

不久,一副精致的高脚就做成了——高矮合适,踏板做得宽,可以久踩也不会勒脚。特别是,我把一副高脚削得溜光溜光,其他小朋友馋得流口水。以后,我踩高脚的技艺突飞猛进。我踩着高脚去放牛,甚至下雪天也踩着高脚去上学而不要换雨鞋。这副高脚一直陪伴我到读初中。

陀螺

小时候,我上学是没有书包的,父母亲就给我一个装米用的锁扣布袋子。我和许多小朋友一

样,布袋子里除了装有书籍课本外,还装有一个陀螺和一根用于抽陀螺的布条筋。陀螺是自己做的。做陀螺要木质特别紧密的桐木、栗木。它个体重,旋转的时候稳,持续的时间就长,而且着地的部分不容易磨损。像杉木就不行,因为木质松,陀螺抽起来轻飘,不能稳住重心,转不了几下就倒地了。

做陀螺的时候,先找一段好木料,将它的一端用柴刀削成圆锥形,然后根据需要用锯子将木料锯断。做好之后,为了更吸人眼球,就要在它身上美化一番:在顶部用墨水画上红黑或红绿的圈,这样陀螺转起来会像美丽的彩虹落在宽阔的湖面,特别好看;或者在上面画一个风火轮,一旋转,陀螺就像要飞起来一样。陀螺的侧面,有的涂上红色,旋转起来像一团火焰在燃烧;有的则涂成黑白相间,旋转起来像一条百步蛇在扭动,让人害怕。

陀螺已经美化好了,还要记得在陀螺尖的地方钉上一个铁钉子,再把铁钉子磨光滑,让它和陀螺的木质部分融合为一体。有时候为了减少陀螺在旋转时的阻力,还要在陀螺周身涂上蜂蜡。然后,去母亲放针线烂布的簸箕里

湘西南诗会

立春

(外一首)

张雪珊

立起来。冰层在深处舒展筋骨
喊出第一声号子
所有冻僵的比喻,开始转换意象
波澜涌出大海的壮阔
孵出帆影,和疯长的藤蔓

柳条将倒影蘸满湖水
把枯槁的笔迹
一寸寸染成鹅黄
候鸟修补天空的裂帛
针脚细密。缝合过往的创伤

大地下蜷缩的时针
准时开始滴答
新芽推开冻土。等待下泥的种子
正悬停在尚未合拢的指缝

那些被冬眠压弯的根茎
突然有了潮汐的力量
世界的掌心。裂开一万道白色闪电

乡村素描

露珠悬浮。这抖落的星辉
像黎明初醒的眼睑一样清新
蝴蝶的翅膀沾满花粉时
母亲用蒲扇轻吟着熟稔的童谣

树干是鸣蝉歌咏比赛的舞台
蒲公英从篱笆上起跳,练习翼装飞行
我们试着模仿蚱蜢的姿势
在草丛中跳跃,奔跑,捉迷藏
豆荚里蕴蓄着青春的力量

草垛渗出稻穗均匀的呼吸
父亲挺起古铜色的脊梁,映红秋色
……

赤脚亲吻过的田垄与阡陌
正在血管里返青,绵延

老槐树的根系刺破陶罐
族谱里那些被风揉碎的姓氏
总在清明时节
从潮湿的碑文上,长出新鲜的叶脉
(张雪珊,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



红梅迎春

曾晓红 摄

人物剪影

笑先生

杨震

笑先生和我同年同月出生,是我的堂表哥。

笑先生爱笑,脸上似乎从来见不到忧伤。笑先生皮肤黝黑,大人给他起了绰号“黑皮”。我们一起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叫“黑皮”不雅,于是给他取了雅号“笑先生”。

笑先生除了爱笑,平时不怎么说话,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喜欢站在一旁笑。有一次他妈妈追着他打,边骂边追,但是没打着笑先生。笑先生使劲往前跑,边跑边回头望着他妈妈笑。他妈妈又气又恼又怜爱,索性坐在地,笑先生则停下来,远远地望着他妈妈笑。等他妈妈破涕为笑往家里走,他就大摇大摆往学校去了。笑先生走路习惯摇头晃脑,村里人看到常忍俊不禁。

笑先生小时候顽皮。他上课听讲不专心还不守纪,老师常罚他到教室外面站着,而他就从窗户望着同学们笑。全班同学被逗得哄堂大笑。

笑先生很搞笑。包产到户之前,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看山员,大多是老弱病残人士。小孩子要到山里放牛砍柴,挺不喜欢看山员。笑先生抓住全村每一位看山员的特点编成一首儿歌,先是带着队里同伴唱,后面传到学校里,班里同学也跟着一起唱。

笑先生好笑,他也制造笑料。笑先生娶老婆的这件事就是个大笑料。高考前夕,笑先生几个同学围着笑先生调侃,夸他一定能考上大学,校长两个女儿可以任他二选一。笑先生晃着头有点不买账的意思:“校长女儿不漂亮,求我差不多!”不巧,校长就站在他们身后,他敲了笑先生的后脑勺几下。笑先生并不喊疼,反过头朝着校长笑。校长说:“你还笑,有本事考个清华,否则我女儿你都莫想!”

巧的是,笑先生成了全县高考状元,真的考上了清华大学。笑先生大学毕业回到县里娶了校长的第三个女

儿。笑先生考大学那阵子,校长的第三个女儿还没上高中,同学们以为校长只有两个女儿。校长扎实洋洋得意了好多年,还常把笑先生的故事挂在嘴边。

校长高兴自在不在说,可笑先生似乎好多年笑不起来。笑先生要为自己的冲动买单,为无休止的家庭冲突买单。笑先生的妻子好吃懒做,蛮不讲理。笑先生的少言寡语被她理解为理亏,笑先生善良的嘴被她看成软弱。笑先生在县里待了不到五年,就悄然无声考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去了,然后到美国杜克大学读了博士并留校任教。

笑先生一年前从美国回到了长沙定居,我们常一起喝酒。笑先生好喝酒,好几次喝得酩酊大醉。每次喝酒时,我滔滔不绝讲别人的故事也影射他的过往,他虽始终惜字如金,却一直保持着他的微笑。

(杨震,中国书画院湖南分院院长)